

灯下走笔

# 病隙小记

□ 徐湘婷

知道自己患上腿疾已有大半年之久了，从起初上下楼梯时的隐隐作痛，到后来的走平路稍多了也要痛，我知道情况大概不太好，经冬至夏收起了所有的高跟鞋，改穿老北京布鞋，早晚不再散步，周末不再游逛，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上班几乎足不出户。

然而情况并未见好转，反倒是愈演愈烈。秋凉之后，单位里最是忙碌，每日里楼上楼下跑上几趟，撑不到下班已经翘翘成了瘸子，半夜醒来常常是连挪动半寸都成了难事。

情知不能再拖，只得去医院看病。原本以为这点小毛病照个X光，拍个片，吃点药就搞定了，哪知医生一看一按再一敲，神情变得冷峻起来：年龄？我心头一个激灵：四十。年龄不大啊，怎么问题这么严重？医生一边摇头自语，一边笔走龙蛇，唰唰唰地写着只有他们才看得懂的“天书”。我正待追问，一张检查单已递了过来：去，做个核磁共振。

那张纸轻飘飘地落在桌上，瞬间把我砸懵了：核磁共振？那不是颅脑损伤、心肺破裂、命悬一线才做的检查吗？真的这么严重了？

鼓足勇气弱弱地问一句：必须要做吗？医生凌厉的目光扫了我一眼：情况这么复杂，不做磁共振怎么看得清楚？

一听，心下更是发虚，一刻也不敢再耽误，旋即下楼，交费，排队，等待。终于，我被医生领进了一间检查室，节奏急促的说唱充斥着整个空旷的屋子，与医院素来的沉寂极不相称。泛着白森森冷光的大仪器正中是一个巨大的圆筒，由纵

深处透出幽微的光，站在那里，恍如儿时第一次踏上老井口荒草时，怯生生地窥一眼深不可测的邃长，而后远远的逃开去。

今日的我却无处可逃。

按照医生的指示躺好，我被缓缓送进那个巨大的圆筒里，一片白色的冰冷吞噬了我，紫色长裙的一角无力地垂落，一种绞入死亡通道的心悸与惊悚袭来。头顶正上方一个黑色的圆形标签如一只冷森森的独眼，与我对视，直逼出我心底里所有的虚空与脆弱。一声沉闷的低吼，仪器启动了，一阵又一阵疾速的振动，直震得四肢百骸都木木的发麻。巨大的声响不断地冲击着耳膜，原本激荡在每一个角落里的狂暴音乐此刻也成了模糊遥远空渺的背景。

仿佛过去了几个世纪之久，医生终于再次走进了检查室，我被缓缓推了出来，穿上鞋子双脚重新站在地面的那一刻，恍若走过死亡的隧道重回人间。走出影像中心，一排槐树苍黑的枝干，浓密的叶子上进溅着秋日的阳光。一切都是活的，活着的，活生生的。

呆立半晌，重回医生办公室，医生看过检查报告后，以一句“退行性关节炎病”对我作出了最后的判决。问及病因，医生说无关外伤内伤、细菌病毒，只是因为身体过早的老去退化，以后每周到医院给膝盖注射药剂以舒缓症状，延缓关节衰退，疼得无法忍受可以吃止痛片，除此再无他法。

医生说得云淡风轻，我的心里早已翻江倒海，四十岁的

我，自诩还算年轻，可是自今日起就要成了医院的常客，从此，一片窒息的白色和消毒水的味道将伴随我的漫漫余生。

从八楼到一楼，从一楼再到八楼，划价，交费，取药，然后清醒地看着那一根根细长亮亮的针头刺入肌肤，将一管透明的药剂缓缓注入血内。

记下医生的电话号码，约好下周打针的时间，走出医院大门时，想起了史铁生和他的《病隙碎笔》：

“生病让人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

想起几年前开始熬着黑褐色汤药调理胃疾的那段日子里，万分怀念夏日里肆无忌惮吃冰棍、喝冰啤的幸福。而今，腿脚也不灵便了，便又开始怀念起那些雀跃着脚步去陌上寻花林间听泉的日子，怀念那些背起行囊说走就走，去触摸山川湖海心跳的日子，甚至开始觉得那些可以踩着高跟鞋，衣袂翩翩在风中绰约的日子就是莫大的幸福了。

倘若有一日，我坐在轮椅上看夕阳时，一定会觉得今时今日双脚尚可在地面痛楚地行走也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彼时，大概也会如史铁生那般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

伊水悠悠

## 故乡魂

□ 飞雪映春

几日前，便从朋友圈中获悉，我的家乡伊滨区中轴水系已经开始蓄水了。紧接着，又在抖音平台上，看到了抖友发出的一个个精美的作品，无不凸显着我美丽的家乡，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飞跃和巨变。

平日，但凡只要忙完工作静下心来，便用浏览好朋友们一个个作品，来打发这一天的闲暇、寂寞和无聊的时光。而每次只要一看到家乡的影子，便会被眼前的一处美景而深深地震撼着。那几度思乡的心，又像飘荡在天宇上的一只风筝，被一根无形的丝线，在不断地牵扯着，让人有种迫不及待地想回家看看的冲动。

周末休息，匆匆吃过早餐，趁天气凉爽，便与孩子们一起，再次踏上了已被拆迁了两年多家乡的这片热土。

乍一到此，目之所及，早没了当初古朴的村落，也看不到昔日的沟壑纵横。而扑入眼帘的，便是这一处处动人魂魄的亮丽的景色。

白云悠悠的蓝天下，是那将已竣工、气势恢宏的洛阳奥林匹克体育场。沿奥体路向东，便看到一条纵穿奥体场馆玉链般的水带，碧波微荡，顺势逶迤向北而下，与远处的一幢幢高楼，天水一色融为一体。河道的两岸，是那群忙碌的建筑工人，在紧张而有序地铺设着河边的栈道和护栏。清凉的风，摇曳着两岸一丛丛的花草。其间，若隐若现地看到几个环卫工的身影，在悉心地将这片新栽的绿植浇水。偶尔，也可看到几只扇动着美丽双翼的蝴蝶，翩跹起舞于一簇簇花丛间。

站在横跨河道东西的栈桥上，倚栏凝视着眼前的派一派美景，那种激动的心，却再也难以平静了。我真想对还尚不懂事的孩子说：孩子们呢，你们可曾知道？这片美丽的土地，曾是你们父辈祖辈繁衍生息的故乡，是我们灵魂的根所在，更是我们永远的情结和魂牵梦绕的地方啊！

突然间，又想当着孩子们的面，吟诵那首童年曾在懵懂中，读过的贺敬之老先生的《回延安》：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心香一缕

## 身边的向日葵

□ 刘谭璐

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也有人说教师是辛勤的园丁，是辛劳的蜜蜂，是奉献的蜡烛。在我看来，教师是最容易收获到幸福快乐的职业。而我的幸福快乐，生气难过好像都来自我身边的向日葵们——日日相见、日日相伴朝气蓬勃的学生们。

记得有一次，我因外出学习，一整天都不在学校，到了晚自习的时候，生怕他们把之前的知识遗忘了，先复习了几个问题，没想到到大家意外地整齐地回答了出来，我惊喜地感叹道：“没想到一天不见……”还没说完，大家便很有默契地接了一句“甚是想念”。看着他们笑盈盈的小脸，我愣了一下，本想说“一天不见居然没忘”，于是便改口道“是呀，甚是想念”。

后来，他们升初二了，一天中午，在餐厅打饭的时候，碰到了其中的一个男生，频频看我，欲言又止，想来是碰见我聊聊近况吧。我便走去说“可否让我加个队？”他开心极了，说特别愿意，便高兴地和我分享最近数学和物理的进步，排队到我的时候，他突然对食堂阿姨大声地说道“阿姨，给老师多打点菜！”虽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心里却是分外感动和温暖。作为老师，我既为我的学生学业进步感到高兴，也为他们懂得感恩、珍惜师生情而感到骄傲。

前不久的体育课下课后，三四个女生小脸通红地跑进我的办公室，七嘴八舌地给我递四叶草，说她们蹲在草丛边找了好久好久才找到的，说有四叶草会非常幸运和开心。我惊喜极了，感谢他们愿意花时间去寻找四叶草，并把珍贵的四叶草分享给了我。通过小小的四叶草便能感受到她们对我的祝福。同时，也发现学生很会创造乐趣，小小的草丛边，就能带了这么多的乐趣。原来体育课不一定要在操场上，草丛边也有乐趣；原来春天不一定在花园里，只要有心，处处皆是百草园。

还有一件小事，也温暖了我许久。前段时间天气干燥，我的嗓子也肿痛了起来。班级里一个可可爱爱的小男生看出了我的不舒服，便给了我一个润喉糖，吃上来确实缓解了不少，我便问他是什么牌子的，想买来常备。他便要把他剩下的都给我，我说不用，你既然在吃，说明你的嗓子也不舒服，自己留着吃吧，老师再去买一些很方便的。等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摸口袋，便发现了他剩下的润喉糖，回想起来才他开心地“得意”的笑，我才反应过来，想来是课间在班里和学生讲题的时候，趁我不注意，他悄悄放到了我的口袋里。我不禁一笑，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感叹道，今天又是被学生“照顾”的一天啊。

也许就是这些小小的瞬间一直温暖着我，给我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每每去上班的路上，想到教室里一个个可可爱爱的学生在期待着老师上课，我的内心便充满了动力；每次想起学生给我写的小纸条，或者温暖我的小片段，我的内心便无比的快乐。我想这就是当一名老师最幸福的时候了。一面希望他们学业进步，前途似锦，一面又为他们所拥有的美好品格而感到骄傲。人们说爱是相互的，像母亲与孩子那样，母亲关心着孩子，孩子惦记着母亲。在我看来师生情谊也是彼此相通的。作为老师，我保护着他们，教育着他们，而学生们也温暖着我，照顾着我。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把知识教给他们，把学习的能力和做人的品格教给了他们；而分开的时候，他们把温暖留给了我，把我到这个学校最青涩的最稚嫩而美好的模样留给了我。回首首经历过的日子，也许他们带走了我所有的知识与精力，却回赠给了我更多的快乐与温暖，这些美好的回忆与情感给予了我更多的力量，去期待他们更加美好的明天。

就像辛勤的园丁和她可爱的向日葵，刮风下雨，园丁都在耐心的照顾向日葵；春夏秋冬，小小的向日葵都在茁壮成长，向园丁展露他们最温暖的笑容。又一年的初夏，园丁悄悄地把对向日葵的喜爱轻轻地捻成小小的文字，静静地藏在了笔里，默默地记在了心中。

闲情偶寄

## “先儿”

□ 王安琪

被尊称为“先儿”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老师，第二种人是通阴阳、看风水的，第三种人是大夫。“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老师是教书育人，当然是人上之人；看风水的交通阴阳，结交鬼神，也是让人敬畏职业；大夫也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人一辈子谁也离不开大夫。

放到过去，是该称陈利国为陈先生的。但河洛地区不称“先生”，称“先儿”。那么，陈利国就该尊称为“陈先儿”了。

很多次想象把陈利国放到古时候会是什么样——身着夏布长衫，肩挎药褡，手摇串铃，行走在河洛大地，望闻问切，延医处方；或坐在葡萄架下，竹椅藤几，轻摇折扇，品一壶新茶，读一卷老书——那该是何等儒雅！

只是，陈利国没有生活在古时，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医学硕士，洛阳正骨医院的一个大夫，正骨状元，但这一点也不耽误陈利国的儒雅。当他穿上白大褂为患者治病的时候，当他苦口婆心叮嘱患者的时候，当他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候，一代儒医的风范便俨然呈现在人们面前。

何况，陈利国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我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不想当书法家的状元算不上好大夫？他说，当不当书法家另说，但写好毛笔字对一个正骨大夫却是十分有用的。我有些不解：眼下都用电子处方了，写毛笔字跟治病有什么关系？陈利国说，这中医正骨是个气力活。气力，气力，气和力是不一样的，力发乎身，气生于心。比如写字，用硬笔靠的是力，用毛笔靠的是气。中医正骨既要用力，也要用气。力好拿捏，气就不好把握了。我练毛笔字，就是在练气。

想不到写个毛笔字竟被他上升到如此的刻度，这让我越发对陈利国刮目相看了。陈利国却说这不是他的创造，是一代名医高云峰先生的理论。高云峰先生是平乐郭氏正骨第五代传人，刚嫁到郭家时，还是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女子，后来跟着丈夫郭灿若学识字、学正骨，终成一代名医，不但献出了秘方，创办了洛阳正骨医院，还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中医正骨学院。陈利国的老家与平乐相邻，及至学医，更是得了郭氏正骨的真传。想想也是，书法讲究气脉贯通，正骨注重刚柔相济，汉字讲究横平竖直，郭氏注重正骨正心，陈利国能悟到这一点，并以此修炼自己的身心术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

但陈利国的雅不是装出来的，有时候，他甚至有意往俗上去靠。而他的俗，却不是媚俗，更不是庸俗，是一种可感可知的、接地气的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态度。

要说俗世生活，不外乎吃喝玩乐。陈利国算是个好吃、会吃的人，这可真没辜负洛阳这个好地方。十三朝古都，从来都不缺大小名吃，不管是在大酒店，还是在路边摊，陈利国都能吃出幸福的滋味。关键是陈利国不但让自己幸福，若发现了好吃的地方、好吃的东西，还常常召集朋友们一起幸福，好像这样一来，一份的幸福和快乐，就多出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再就是玩——陈利国喜欢玩的东西很多。比如打鼓，他老家陈村有打鼓的乡俗，每到年节，陈利国回到老家，就会跟乡亲们玩上一把，一根红绸扎腰，两柄槌在手，千军万马便汹涌而出；再比如甩鞭子，每天早上，陈利国就会来到广场上，把一根霸王鞭甩得龙腾虎跃，风云际会；还有搜集老玩艺儿，未必都是值钱的大件，一块老匾，几页古纸，都能让他沾沾自喜……

我从不认为陈利国这是玩物丧志，我觉得他这是在戴发修行。中医博大精深了，就像和者寡寡的阳春白雪，陈利国主动放下身段，把高高在上在中医放到俗世里，让它熏染些烟火味，就接地气了，多了生机。而且，在玩的过程中，能把“玩”与自己的专业很好地结合起来——玩社火时，能从锣鼓的声音和节奏里想到中医的阴阳与五行；收集文物时，偏重于平乐正骨的典籍和器具；到广场上甩鞭子时，会揣摩人体骨骼运动规律，且常常会对运动中扭伤了腰腿的“鞭友”出手相救……这不是也能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吗？

陈利国好吃好玩，但从从不贪吃、贪玩。他常说，这人哪，需要的不多，就是想要的多。一句平平常常的话，怎么听都透着《黄帝内经》的药味！



伊水游园是段，一场帐篷下的“剧本杀”吸引不少青年参与

李卫超 摄

乡情悠长

## 万安山上艾草香

□ 王红强

对艾草最早的记忆是十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登万安山，天刚蒙蒙亮，外公带着我和两个小表弟就出发了，为了驱赶蚊虫和暑热，外公教我们每人做了一个艾草编的帽子，戴在头上既遮阳又清爽，从此青青艾草香印在了心头。

近几年，国力强盛，社会发展，人们生活富足，也产生了许多亚健康，“富贵病”，人们开始注重养生，中医药独有的医疗保健功能就凸显了出来，草药中艾草首屈一指。艾草有名艾蒿，性辛、温阳，食可青团；灸可祛湿气，医腰膝酸痛；煎煮泡脚，温气血，散湿寒，艾水泡脚简单易操作，老百姓最常用。

爱入三十年站立三尺讲台，后来得了脚跖骨筋膜炎，异常疼痛，影响到了行走站立，到处寻医问药，又配合艾草天天泡脚，方逐渐好转。从此闲来无事，爱人总喜欢睡前煎煮一盆艾草水泡脚，边泡边续热艾水，直到泡的全身微微出汗。我偶尔也随着泡一泡脚，发现艾草水泡过的脚特别滑溜，泡热了钻到被窝里，一晚上能睡个好觉呢。艾草成了我家必备物品，年年端午割艾草也成了习惯。

艾草远观容易和其它杂草混淆，近看却容易辨认，茎杆有棱，叶子多豁口，正面绿，反面白，闻着略苦，有独特的艾香。第一次端午登万安山割艾草不知道哪里有，到处晃悠跑圈，跑到杨河沟（就是现在的七彩大峡谷）割了一圈，发现了在山坳半坡处还有人种了一大片，上过肥料的艾草长

的有一人那么高，这么高的艾草也是第一次看到，艾草成了人们发家致富的门路呢。

为了避嫌，也为了野生艾草那浓浓的艾香味，第二年端午我们去万安山上找艾草，在山门问过农妇，说是万安山上白龙潭周围艾草多，就去探寻，爬山坡，穿树林，在白草坡上找到星星点点的艾草，要么纤细，要么低矮，不是很如意。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半腿深的茅草从里探寻，后来发现艾草喜欢藏在半阴半阳的野山槐下，并且喜欢扎堆成片生长，经过千难万险只要找到一片，你就能割一捆。捋下去，艾草略带苦味的独特清香一下就弥漫在你全身，由不得你深吸几口，瞬间醍醐灌顶，醒神开窍。

近些年随着伊滨区的大开发，满山荒草灌木的万安山也变成了景区，交通日渐便利，成了洛阳的后花园，原来人烟稀少的山上游人多了，你一把我一捆地割，艾草少了，顺着大路小径已难觅其踪，但你探寻到人烟罕至的沟坡深处，总还会有惊喜。正如山门那位老妇的笑言：大山欢迎每一个登山人，只要心心念念的来，总不会让你空手而去！但这两年我秉承这样一个原则，割一捆够用就行，不管一草一木要留下一些给后来人，给未来的日子。

看看端午又到，提前把镰刀磨得锃亮。端午日，早早起床，趁着晨曦，赶往万安山，赶往白龙潭，去探寻那一抹久违的艾草香。

## 邻里之间

□ 赵静玉

晚上正在阳台上洗衣服，手机响了，急忙去接听。是同事打来的，说我的电动车钥匙忘拔了，让我赶紧去看看。纳闷，我们隔着好几公里的距离他怎么会知道？原来是同一单元十楼的邻居看到了，他感觉像是我的车子，又没有我的联系方式，正好他和同事认识，就打电话给同事，让他通知我。

赶紧让儿子下楼拔车钥匙，儿子回来说，十楼的邻居就在车边等着呢，怕谁把车子骑走。又是一个意外，让人感动，向儿子给人家道谢，儿子说当然道谢啦！和十楼并不熟悉，只是他在我上班的地方，开着一家小店，经常会在路上碰到，彼此知道对方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当面说过话。有一次正好在小区楼下碰到，才知道他和我一个单元，在十楼。此后，偶尔在小区里见面，也只是简单寒暄两句，仅此而已。

想起去年冬天的一件事，也是晚上，突然有人敲门，这么晚了，会是谁，熟人的话肯定会提前联系。有些紧张，隔着门问清楚情况，开门，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在楼下发现一电动车钥匙没拔，就拿着钥匙一家家敲门问。她说：“我看完灯的人家也不多，就一家家问吧，万一谁把车子骑走了咋办。”我一看是自己的车钥匙，赶紧接过钥匙连声道谢。送她到电梯口，只顾着意外和感动竟忘了问她几单元，几楼的，模

样也没有看清楚。或许我们在小区里相遇过，只是已认不出彼此。我们搬进小区的时间不长，再加上自己并不擅长打理人际关系，每天上下班时看到经常碰面的邻居，也只是简单打个招呼，没有过多的交往。就这样互不相扰，安安静静过着自己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业主群，虽然不常说话，但会经常进来看群里的聊天记录。在群里，每天的消息并不多，只是生活或装修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会在群里问，知道的人第一时间出来解答。小区里的一些动向或重要通知，也会被人发到群里来，这样方便大家及时了解并提前做好准备。

两位邻居的热心和便利的业主群，慢慢改变了我对城市邻里关系的认知。都说城市里的人际关系冷漠，那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没有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一些不必要的琐碎事情。当你真正融入进去的时候，便会感受到隐藏在冰冷建筑里的暖意。

喜欢这种简单的与人相处模式，纯净、滋润、干脆、温暖、舒服！如真正的朋友不需要花太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维护，可当你需要时，她一直都在！